



初夏 ■Maxine

旅游日记

常州天宁寺赋

■蔡国芳文

千秋古刹结善缘，猕猴卧树亦成仙。美誉东南第一林，千秋名胜涌甘甜。背倚长江壁立，襟怀运河珠连。涵东吴之韵，承禅佛之渊。声驰淮北，名播江南。纳一方乎信众，享千载乎香烟。能祈灵霄之澍雨，可结众生之心虔，是以巨根万年！

概赴斯处也，可乘高铁，能藉舟船。拥沪宁线之便，有京杭运河贯穿。百里相遥，一日可至。朝辞故里，暮享斋筵。晴空随野鹤，紫陌伴幽兰。穷水泽之乐，尽竹林之欢。

远仰寺门，但见柱楣庄重，金匾高悬。塔呈岫色，寺隐松岚。见其廊庑绮丽，无不诧异惊叹，蓄蓬莱之幻境，蕴阆苑之奇观！碧宇万重云渐近，清风三面抵寒寒。可谓顾盼而易景，移步而换天。佛祖没攀先化境，菩提初下已参禅！

有诗赞曰：一塔突兀大江边，紫气氤氲入昊天！古刹遥望，祇垣突

起，福泽苍生，光彩灿烂！欲比蓬莱何逊色，人心佛意两悠然。可谓钟灵毓秀，气象万千！烧香礼拜，许愿求安。还须移步古刹，广渡尘缘。进得佛门，但见，钟鼓楼两厢峙立，“天宁寺”金匾高悬。合应帝王赐，始建唐贞观。金镶泥塑，玉砌雕栏。信众之虔诚，法相而森严。出大雄宝殿，沿青筠之郁郁，袭石径之弯弯。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众皆盛赞！

隔墙红梅桃园，春日万紫嫣红。蜂蝶绕，车涌人喧。可谓：古刹归来了俗缘，无端又被俗缘牵。人生得意何时觅，满树桃花对酒眠。及至佳节，更是接踵摩肩，盛况空前。近邻此里彼乡，远客江东南。通衢百里连车毂，长江竟日挤舟船。人潮踏进禅门。亦凭异景，更借禅连。真乃：人心向佛地何偏，千里单车万里船。若逢除夕撞钟祈福，高僧香客唱颂，法师祈祷祝愿，火树银花不夜天！乐矣乎，巍峨天宁寺，千古不了缘！

意犹未尽

人到中年才懂父母

■林可依文

这两年，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明明想好了要做一件事，拿一样东西，可是一个转身，就给忘了。想写点东西，写到一半，却不知该用哪个词来形容，感觉那个词就在嘴边，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是什么。更别提有时候走在路上，迎面遇上一个人，人家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只觉得对方眼熟而陌生。大家煞有介事地聊了半天，直到对方离去，我也没想出这个名字……

类似的事情有很多，每次尴尬之余我也陷入了恐慌。不知道这样的情形是会一直维持，还是会越来越严重。我明明还没老啊，也就算人到中年吧，怎么健忘的症状就这么严重了呢？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力争把健忘的程度降到最低。我经常有意识地“考一考”自己：昨天午餐吃的什么？前天午餐吃的什么？这是我非常善忘的一个点。而且我发现一个规律，荤菜我往往还是能很快想起来的，蔬菜就比较难。每次想起来我都很激

动，仿佛自己有了很大的进步。有时候看电视节目看到一个熟悉的演员，怎么也想不起来名字，我总是竭力克制自己上网查询的冲动，努力地一次次回想，大有想不起来绝不罢休的架势。

我承认，这种强迫式的训练就算有一点效果，但总的来说，我的记忆力还是处于一个日渐衰退的过程。

这时候，我不得不感慨，生理规律就是如此，不是靠主观努力就能改变的。换言之，老了就是老了，不服老不行。

由此，我忽然想到了父母。类似的状况早就在他们的身上出现过。而那时年轻气盛的我，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反而还常有怨言。尤其是母亲，我记得有好几次她开完门后，忘了把钥匙拔下来，为此，我和她大发雷霆，吼了她好几次。那时，我只关心这样会危及到家里的安全，却根本没想过母亲为什么会屡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而每次我发火，母亲从不反驳，脸上挂着内疚的笑，讪讪地说一句：“看我这个记性……”

当时，我甚至觉得母亲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一点都不深刻，现在

回想起来，我才忽然懂得了母亲的的笑容和语气包含了多少无奈和心酸，那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可奈何，是一种得不到子女感同身受理解的酸楚。

当我终于懂得，理解了父母的时候，却已经没有机会和他们说声“抱歉”了。父亲已经在多年前过世了，母亲也因患上阿尔兹海默症而失忆很久，除了偶尔能认出我，其他很多事情都早已不记得了。

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很沉重。曾有一位老同事和我说过，她的儿子在青春期特别叛逆，无论她说什么都要和她对着来，就是不肯接受她的任何意见。但后来，年过而立，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后，感慨地对她说，现在想想她说的话都是对的。

也许，为人子女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当我们年少轻狂时，总是自以为是，觉得父母落后、迂腐、无用；只有当我们逐渐步入中年，经受过生活的种种暴击后，才会懂得其实父母早就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那些我们曾不屑一顾的言行，其实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和体会。只是，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时，父母已老，有时，我们甚至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歉疚。

人到中年，方才懂得父母，这是人生极大的遗憾，人生有时就是这样无奈。

生活故事

家有野鱼

■魏鸣放文

上海宝山区美兰湖，邻近江苏太仓浏河古镇。才搬到新居三月，没有想到，这里河流如此之密之多，绿化如此之碧之阔。

阳台上，一只玻璃小水缸。里面，鲫鱼，细如小蛾。小虾米，腹足如桨，划动如雾。大小螺蛳，黑的，绿的，隔着透明，一动不动，仿佛要与你，对视一千一万年。

南窗外，北窗外，大片绿树葱茏，绿云翻滚。人在六楼，四围树声如涛，如坐大船海上之行。

带上小网。河边，坐着钓鱼的人。苍茫天底下，专捞小鱼小虾的，是我。一直坐到河流黑了，对岸大楼也黑了，我还在。

每年的江南古镇和乡野，大河小河水里，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穿条鱼。过去，一个人在天南地北旅行。每在河边，每见而兴奋。无奈网短，手慢，从没收获。后来，专门买了抛甩的渔网，对准水中灿烂成群的鱼儿抛下去，每一回，无它，只将干网换成了湿网。

终于有一天，在附近公园。里面湖边，有人往水面上抛洒面包屑，引来一大群穿条鱼。我也跟着学样，果然，围上了一群小穿条鱼，想必是它们中的“青少年”。一网下去，终有收获。

家里，一个玻璃大水缸。半圆，立式，像一个电冰箱。半圆的缸，里面，围着一大群鱼儿，依然全圆地转动。其中，有我的穿条鱼，三五条，半寸身长。细直，如越王剑，微翘，似东洋刀。灯暗时，只在大红鲤鱼之间，幽幽游行，偶一转身，闪一道白光，半明半白，几分微黄。缸内灯亮，增氧放气，一转眼，水泡升空，洪波涌动，但见鲤鱼，红云朵朵，满目紫霞。其中，一条条穿条鱼，往来倏忽，雾聚星散，几如烟火花。一转身，银白，又一转身，炫白，让你睁不开眼。

想起，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后来，还想复制那天的故事。以后好几天，只见公园的水面上，大的小的穿条鱼，一律游得远远的。扔下的面包屑屑，照样吃，只是与你保持足够的距离，从此无从下手。

谁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岁月悠悠

我的珠算情结

■刘翔文

搬家多次，在断舍离理念的支配下，扔掉了许多东西，但始终珍藏着一把算盘和4本珠算书。许多朋友见到我如此敝帚自珍，总会揶揄道：“兄弟，在计算器早已普及的今天，依这些老古董已经没有一点价值啦！”对此，我付之一笑。殊不知，这5样老古董是我人生履痕的“历史见证者”啊！

1978年2月，我就读于上海市商业学校，珠算是当年商校的标志性课程，也是唯一贯穿两年学习的一门必修基础课，课程表上它的正规名称叫计算技术。4本珠算书中《珠算》《省除法》是商校自编的教材，编著时间分别是1976年8月和1979年4月。《珠算》

是集体编著的，前言开篇的那段：“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来计算数字的一种计算方法。珠算的发明和发展过程，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和孔老二的天才史观。”如今读来恍如隔世。《省除法》则由商校珠算老师周葵撰写，他是我国珠算教育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因其不苟言笑，外貌酷似著名电影演员于飞，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至今还记得第一堂珠算课时，周葵老师拎着一个教学用的大算盘，走进教室将大算盘往黑板上一挂，随后右手扶着大算盘，目光威严地朝课堂里一扫：“同学们，作为未来的会计，这把算盘就是你们以后的吃饭家伙！”此后，我们除了每周两节珠算课外，还必须在早晚的自修课前各安排一刻钟的练习，珠

算课代表每天都会发下来几张练习题。从简单的加减到复杂的乘除，从个位数到万位数，乃至百万位数，右手马不停蹄地在算盘上拨弄。我们这些从未触摸过算盘的年轻人，从此便陷入到魔鬼式训练中，噼噼啪啪的拨珠声成了响彻校园的特有旋律。

另两本珠算书一本是由四平师范学院数学系编著、中国财经出版社1978年2月出版的《三算结合——珠算新法》，三算是指珠算、口算、笔算，此书是当年为了提高自己的珠算技能，而购买的参考书。还有一本是上海财经出版社1959年12月出版的《新全图珠算》，这本是4本珠算书中唯一一本“产权”不属于我的，它是我母亲1973年5月21日购买的。或许是经常翻阅和年代久远的缘故，此书的封面完全掉脱了，母亲便用硬纸重新做了一个封面，随后她与父亲各自在封面上题写了“珠算”两字，并在书末写下了购书日期。母亲年轻时学过会计，

此书是她的珠算教材。现在想来，数字感很差的我，阴差阳错读了会计专业，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传承”吧！

我在做了几年会计后改行了，算盘没有成为终身吃饭家伙。但那把曾使用过的算盘和4本珠算书，我始终不离不弃，精心珍藏，这是我这个珠算教育科班出身者的“不忘初心”。

珠算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和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种中国独有的运算方式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DNA。2013年底，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我国的珠算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天，我兴奋地拿出那把珍藏的算盘，右手熟练地拨弄着一串串算珠，那滴滴答答清脆的响声，顿时“响彻云霄”，让朋友听得惊诧不已：“怎么从不知道依这小子还会打算盘？”那一刻，我只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至于只能到博物馆参观算盘。

诗抒胸臆

返乡

■冯如

环城绿树绕如羊，漫起高楼织带长。

入暮繁星江畔舞，近桥长笛绕堆航。

时移风物通浮屐，未改山形绕曲肠。

每去巴山魂梦断，归来新景耀珠光。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